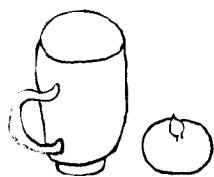


秉烛后谈



周作人自编文集

周作人 著

止庵 校订

河北教育出版社

秉烛后谈

周作人自编文集

周作人 著

止庵 校订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秉烛后谈/周作人著;止庵校订.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9
(周作人自编文集)
ISBN 7-5434-4410-0

I. 秉... II. ①周... ②止...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8875 号

丛 书 名	周作人自编文集
书 名	秉烛后谈
作 者	周作人 著 止庵 校订
责任编辑	孟保青
装帧设计	张志伟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4.25
字 数	84 千字
印 数	0001—4000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410-0/I·661
定 价	6.4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关于《秉烛后谈》

止庵

一九四三年八月六日周作人日记云：“拟编旧稿为二集，一曰《药堂杂文》，一曰《风雨后谈》。”《风雨后谈》后改名《秉烛后谈》，一九四四年九月列为“艺文丛书之六”，由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所收二十四篇文章，除《关于阿Q》写于一九三九年外，均作于一九三七年四月至十月，正如作者所说：“这都是《秉烛谈》以后所写的东西。”（《秉烛后谈序》）“风雨后谈”本是周氏在《宇宙风》上用过的题目，以后他两次想用这名字出书，又都放弃了，先是《秉烛谈》，再是《秉烛后谈》。作者曾为《风雨后谈》作序一篇，及至改名《秉烛后谈》，“序文另写，而仓促未曾印在书里”，后来一并收入《立春以前》。

作者在《风雨后谈序》中说：“名曰后谈，实在并不就是续编，然而因为同是在那几年中所写，内容也自然有点儿近似。譬如讲一件事情，大抵多从读什么书引起，因此

牵拉开去，似乎并不是先有一个主意要说，此其一。文字意趣似甚闲适，此其二。”前一点亦即《夜读抄·后记》中说的“我所说的话常常是关于一种书的”，几年来所写此类文章甚多，虽然在《秉烛后谈》中却未必占着很大比例；后一点道着此书主要特色所在，尽管前此之《秉烛谈》等这未必那么明显，——当然若从作者行文总的态度来说，倒是一贯如此的。《秉烛后谈序》说：“本书中诸文颇多闲适题目，”大约系指后半部分而言，这一时期作者多写此类闲适题目（除本书各篇外，还有不少收入《药味集》中），确是事实。作者曾说此前几种集子都“未能真正谈风月”，“风月”一语未必等同于“闲适”，但是多少也有相通之处。然而同为闲适题目，内容却可分为两类，其一表意趣，可谓真闲适，如《谈劝酒》；其一疾虚妄，一似别处之“古怪题目”，如《谈过癡》。自《夜读抄》开始的文章写法，到《秉烛后谈》基本告一段落，此后路数颇有变化，《自己所能做的》说：“我自己想做的工作是写笔记。”于是继之以《药堂语录》、《书房一角》一路文字了。

作者曾在《谈虎集·后记》中说：“北方的‘讨赤’不必说了，即南方的‘清党’也是我所怕的那种反动之一，因为它所问的并不都是行为罪而是思想罪，——以思想杀人，这是我所觉得最可恐怖的。”此集中有篇《谈文字狱》，讲的即是历史上此类事情。而这话题又被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文化视野之中，——此前他写过《秉烛谈·赋得猫》，其

中有云：“欧洲的巫术案，中国的文字狱思想狱，都是我所怕却也就常还想（虽然想了自然又怕）的东西，往往又互相牵引连带着，这几乎成了我精神上的压迫之一。”巫术案与文字狱分别是中西文化中最黑暗的现象，而“人类原是一个”，他所面对的便是整个文明史，对比他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批判态度。在文字狱中，作者特别看重“以思想杀人”一类，“若以思想杀人的文字狱则罪在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一般人觉得仿佛都被反对在内，皆欲得而甘心，是不但暴君欲杀，暴民亦附议者也。”而“一般读书人对于此事的感想”又与“暴民”无异，形成一个上下一致的专制局面，作为思想者的个人只有被杀的份儿了。这既是政治专制，更是思想专制；政治专制来自某一方面，思想专制则来自各个方面，甚至政治专制的对象也成为思想专制的一分子。思想专制的实质，就在于人们普遍丧失思想和判断能力，自觉趋同于专制本身。像这里提到的顾亭林、王山史等，未必一定受到钳制，他们真是这般想法；而李贽之类真正的思想者也就成了“人民公敌”。“为犯匹夫之怒者而被杀，后世犹有怜之者，为大众所杀则终了矣。”周氏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始终保持清醒认识，着意加以甄别，不放过坏的一面，此前所作《夜读抄·太监》、《看云集·论八股文》等皆为力作，而又尤其注意对于思想专制的批判，盖此为要害所在也。

此次据新民印书馆一九四四年九月初版本整理出版。
原书目录四页，正文一百七十三页。



目 录

自己所能做的	(1)
南堂诗钞	(6)
东莱左氏博议	(11)
贺贻孙论诗	(17)
水田居存诗	(25)
俞理初的诙谐	(30)
老年的书	(35)
儿童诗	(40)
儿时杂事	(46)
关于酒诫	(51)
谈劝酒	(59)
谈宴会	(65)
谈娱乐	(70)
谈混堂	(75)

谈食蟹	(80)
谈搔痒	(84)
谈过癩	(89)
女人骂街	(97)
谈卓文君	(101)
谈文字狱	(105)
谈关公	(113)
关于阿 Q	(118)
两篇小引	(122)
一 秉烛谈序	(122)
二 桑下谈序	(124)



自己所能做的

自己所能做的是什麼？这句话首先应当问，可是不大容易回答。饭是人人能吃的，但是像我这一顿只吃一碗的，恐怕这就很难承认自己是能吧。以此类推，许多事都尚待理会，一时未便画供。这里所说的自然只限于文事，平常有时还思量过，或者较为容易说，虽然这能也无非是主观的，只是想能而已。我自己想做的工作是写笔记。清初梁清远著《雕丘杂录》卷八有一则云：

“余尝言，士人至今日凡作诗作文俱不能出古人范围，即有所见，自谓创获，而不知已为古人所已言矣。惟随时记事，或考论前人言行得失，有益于世道人心者，笔之于册，如《辍耕录》《鹤林玉露》之类，庶不至虚其所学，然人又多以说家杂家目之。嗟乎，果有益于世道人心，即说家杂家何不可也。”又卷十二云：

“余尝论文章无裨于世道人心即卷如牛腰何益，且今人文

理粗通少知运笔者即如成文集数卷，究之只堪覆瓿耳，孰过而问焉。若人自成一说家如杂抄随笔之类，或纪一时之异闻，或抒一己之独见，小而技艺之精，大而政治之要，罔不叙述，令观者发其聪明，广其闻见，岂不足传世翼教乎哉。”

不佞是杂家而非说家，对于梁君的意见很是赞同，却亦有差异的地方。我不喜掌故，故不叙政治，不信鬼怪，故不纪异闻，不作史论故不评古人行为得失。余下来的一件事便是涉猎前人言论，加以辨别，披沙拣金，磨杵成针，虽劳而无功，于世道人心却当有益，亦是值得做的工作。中国民族的思想传统本来并不算坏，他没有宗教的狂信与权威，道儒法三家只是爱智者之分派，他们的意思我们也都都很能了解。道家是消极的彻底，他们世故很深，觉得世事无可为，人生多忧患，便退下来愿以不才终天年，法家则积极的彻底，治天下不难，只消道之以政，齐以刑，就可达到统一的目的。儒家是站在这中间的，陶渊明《饮酒》诗中云：

“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这弥缝二字实在说得极好，别无褒贬的意味，却把孔氏之儒的精神全表白出来了。佛教是外来的，其宗教部分如轮回观念以及玄学部分我都不懂，但其小乘的戒律之精严，菩萨的誓愿之弘大，加到中国思想里来，很有一种补剂的功用。不过后来出了流弊，儒家成了士大夫，专想升官发财，逢君虐民，道家合于方士，去弄烧丹拜斗等勾当，再一转变而道士与和尚均以法事为业，儒生亦信奉《太上感应篇》矣。这样一来，几乎成了一篇糊涂账，后世的许多罪恶差不多都由此支持下来，除了抽

鸦片这件事在外。这些杂糅的东西一小部分纪录在书本子上，大部分都保留在各人的脑袋瓜儿里以及社会百般事物上面，我们对它不能有什么有效的处置，至少也总当想法侦察他一番，分别加以批判。希腊古哲有言曰，要知道你自己。我们凡人虽于爱智之道无能为役，但既幸得生而为人，于此一事总不可不勉耳。

这是一件难事情，我怎么敢来动手呢。当初原是不敢，也就是那么逼成的，好像是“八道行成”里的大子，各处彷徨之后往往走到牛角里去。三十年前不佞好谈文学，仿佛是很懂得文学似的，此外关于有好许多事也都要乱谈，及今思之，腋下汗出。后乃悔悟，详加检讨，凡所不能自信的事不敢再谈，实行孔子不知为不知的教训，文学铺之类遂关门了，但是别的店呢？孔子又云，知之为知之。到底还有什么的是知的呢？没有固然也并不妨，不过一样一样的减掉之后，就是这样的减完了，这在我们凡人大约是不很容易做到的，所以结果总如碟子里留着的末一个点心，让他多少要多留一会儿。我们不能干脆的画一个鸡蛋，满意而去，所以在关了铺门的路旁仍不免要去摆一小摊，算是还有点货色，还在做生意。文学是专门学问，实是不知道，自己所觉得略略知道的只有普通知识，即是中学程度的国文，历史，生理和博物，此外还有数十年中从书本和经历得来的一点知识。这些实在凌乱得很，不新不旧，也新也旧，用一句土话来说，这种知识是叫做“三脚猫”的。三脚猫原是不成气候的东西，在我这里却又正有用处。猫都是四条腿的，有三脚的倒反而希奇了，有如刘海氏的三脚蟾，便有描进画里

去的资格了。全旧的只知道过去，将来的人当然是全新的，对于旧的过去或者全然不顾，或者听了一点就大悦，半新半旧的三脚猫却有他的便利，有点像革命运动时代的老新党，他比革命成功后的青年有时更要急进，对于旧势力旧思想很不宽假，因为他更知道这里边的辛苦。我因此觉得也不敢自菲薄，自己相信关于这些事情不无一日之长，愿意尽我的力量，有所贡献于社会。我懂文学，但知道文章的好坏，不懂哲学玄学，但知道思想的健全与否。我谈文章，系根据自己写及读国文所得的经验，以文情并茂为贵。谈思想，系根据生物学文化人类学道德史性的心理等的知识，考察儒释道法各家的意思，参酌而定，以情理并合为上。我的理想只是中庸，这似乎是平凡的东西，然而并不一定容易遇见，所以总觉得可称扬的太少，一面固似抱残守缺，一面又像偏喜诃佛骂祖，诚不得已也。不佞盖是少信的人，在现今信仰的时代有点不大抓得住时代，未免不很合式，但因此也正是必要的，语曰，良药苦口利于病，是也。

不佞从前谈文章谓有言志载道两派，而以言志为是。或疑诗言志，文以载道，二者本以诗文分，我所说有点缠夹，又或疑志与道并无若何殊异，今我又屡言文之有益于世道人心，似乎这里的纠纷更是明白了。这所疑的固然是事出有因，可是说清楚了当然是查无实据。我当时用这两个名称的时候的确有一种主观，不曾说得明了，我的意思以为言志是代表《诗经》的，这所谓志即是诗人各自的情感，而载道是代表唐宋文的，这所谓道乃是八大家共通的教义，所以二者是绝不相同的。现在如觉得有点缠夹，不妨加以说明云：凡载自己之道者即是言

志，言他人之志者亦是载道。我写文章无论外行人看去如何幽默不正经，都自有我的道在里边，不过言道并无祖师，没有正统，不会吃人，只是若大路然，可以走，而不走也由你的。我不懂得为艺术的艺术，原来是不轻看功利的，虽然我也喜欢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话，不过讲到底这道还就是一条路，总要是可以走的才行。于世道人心有益，自然是件好事，我那里有反对的道理，只恐怕世间的是非未必尽与我相同，如果所说发其聪明，广其闻见，原是不错，但若必以江希张为传世而叶德辉为翼教，则非不佞之所知矣。

一个人生下到世间来不知道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但是无论如何，在生下来以后那总是必然的了。凡是中国人不管先天后天上有何差别，反正在这民族的大范围内没法跳得出，固然不必怨艾，也并无可骄夸，还须得清醒切实的做下去。国家有许多事我们固然不会也实在是管不着，那么至少关于我们的思想文章的传统可以稍加注意，说不上研究，就是辨别批评一下也好，这不但是对于后人的义务也是自己所有的权利，盖我们生在此地此时实是一种难得的机会，自有其特殊的便宜，虽然自然也就有其损失，我们不可不善自利用，庶不至虚负此生，亦并对得起祖宗与子孙也。语曰，秀才人情纸一张。又曰，千里送鹅毛，物轻情意重。如有力量，立功固所愿，但现在所能止此，只好送一张纸，大家莫嫌微薄，自己却也在警戒，所写不要变成一篇寿文之流才好耳。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在北京书。



南堂诗钞

偶然得到两本清初的诗集。我说偶然，因为诗我是不大懂的，平常诗集除了搜集同乡著作之外就不买，所以这两本的确可以说是偶然得来的，虽然亦自各有其因缘。其一是吴景旭的《南山堂自订诗》四卷。吴景旭字旦生，著有《历代诗话》八十卷，刻入嘉业堂的《吴兴先哲遗书》中，是我所喜欢的一种书，这回看见他的诗也想拿来一读。书无序跋，目录也撕去了一半，疑心他不全，查《诗话》刘承干跋只云“有《南山自订诗》”，也不说卷数，到后来拆开重订，乃见后书面的里边有字两行，左云：

“《南山堂自订诗》，下册七卷至十卷佚阙。”右云：

“旦生公遗著，裔孙永敬识。”盖估人作弊，将书面反摺改装，假充完全，却不知即使是残本不佞也会要也。但此册实止四卷，或者下册当是五至十，亦未可知。集中所收诗自顺治己丑至康熙甲辰，凡十六年，卷四有五十二偶作，时为壬寅，案

当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辛亥，刘跋亦称其为明诸生，其诗却极少遗老气，辛丑有《喜光儿得赐探花》一诗可知，唯时有放恣或平易处亦觉得可喜。卷一《鬻泥行》上半云：

“一溪小雨直如发，尖头髑子长竿揭，凭将两腕翕复张，形模蛤蚧相箝镊。载归取次壅桑间，平铺滑汰孩子跌。”卷三有诗题云：

《己亥闻警，雉侯下令荷戈戍城上，家贫无兵械，因销一鬬花小锄为刃，作长句伤之》。诗并不佳，故不录，但只此一题也就够有意思了。

其二是方贞观的《南堂诗钞》六卷。这诗集是全的，前有李可淳序，又乾隆戊午汪廷璋序，盖即是刻书的那一年。方贞观是方苞的从弟，方苞的诗极恶劣，谢枚如在《赌棋山庄笔记》中曾大加以贬斥，贞观所作却大不相同，如李序所说，宛转沉痛，言短意长，及后更益造平淡近自然。各卷卷首皆题《方贞观诗集》，唯卷三则曰《方贞观卷施集》，有小引云：

“癸巳之岁，建亥之月，奉诏隶归旗籍。官牒夕至，行人朝发，仓卒北向，吏役驱逐，转徙流离，别入板籍。瞻望乡国，莫知所处，先陇弃遗，亲知永隔，行动羈縻，存没异乡。呜呼哀哉，岂复有言。而景物关会，时序往复，每不能自己，始乎去国，迄于京华，其呜咽不成声者去之，存若干首，命曰《卷施集》，庾信所谓其心实伤者也。后之君子尚其读而悲之。康熙五十八年四月望，贞观记。”案《方望溪集》后附苏惇元编年谱，在雍正元年癸卯条下有记事云：

“先是《滇游纪闻》案，先生近支族人皆隶汉军，至是肆

赦，上曰：朕以方苞故赦其合族，苞功德不细。”自癸巳至癸卯，贞观盖隶旗籍者满十年，《卷施集》一卷即此十年中所作，所云宛转沉痛的诗多在此中，殆哀而至于伤矣。这是我们说他哀伤，若是从上头说来何尝不是怨怼，那么就情罪甚重了。如卷三第一首《别故山》有云：

“衰门自多故，怀璧究何人。”《出宗阳》云：

“生逢击壤世，不得守耕桑。”《泊牛渚》云：

“生男愿有室，生女愿有家。缅彼尧舜心，岂曰此念奢，我亦忝蒸黎，何至成浮槎。”《欲暮》云：

“岂有声名如郭解，自知肥白愧张苍。”《望见京城》云：

“独有覆盆盆下客，无缘举目见青天。”《寄家书》云：

“余生不作大刀梦，到死难明破镜由。”但是最重要的还应该举出那第三首《登舟感怀》来，其词云：

“山林食人有豺虎，江湖射景多含沙，未闻十年不出户，咄嗟腐蠹成修蛇。吾宗秉道十七世，雕虫奚足矜搜爬，岂知道旁自得罪，城门殃火来无涯。破巢自昔少完卵，焚林岂辨根与芽。举族驱作北飞鸟，弃捐陇墓如浮苴，日暮登舟别亲故，长风飒飒吹芦花。语音渐异故乡远，回头止见江天霞，呜呼赋命合漂泊，磐砧变化成虚槎。杀身只在南山豆，伏机顷刻铡瓠瓜，古今祸福非意料，文网何须说永嘉。君不见，乌衣巷里屠沽宅，原是当时王谢家。”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八二《秋笈集》下批语有云：

“特其自知罪重谴轻，甘心窜谪，但有悲苦之音，而绝无怨怼君上之意，犹为可谅。”今贞观诗怨甚矣，不但坚称冤枉，